

文化资本都有用吗？

——教育市场化下的文化资本投资与学业成绩

赵晓敏 王毅杰

(河海大学,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校外培训反映了教育市场化下的家庭文化资本投资,主要包括以巩固课程知识点为目标的补习班和以增加文化丰富性为意图的兴趣班。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 学年)^①基线数据,探讨当前我国家庭文化资本投资类型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差异及成因可以发现,家庭之间的文化资本投资不均等,高阶层子女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的概率更大,其中补习班能提高子女学业成绩,兴趣班却不能。尽管在补习班和兴趣班参与过程中学生都获得了内含文化资本(如知识、能力、惯习),并以此影响师生互动的微观政治过程,赢得更好的教师评价,进而通过这个途径间接地提高学业成绩,但兴趣班效应因与标准化考评逻辑不符而被遮掩,使其对学业成绩的总效果为负。这表明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本必然带来教育不平等,还与所处制度环境尤其是教育系统特征息息相关。

关键词:家庭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投资;教师评价;学业成绩;异质效应

中图分类号:G78、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3)02-0076-11

DOI:10.13713/j.cnki.cssci.2023.02.009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个人实现阶层跨越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持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多年来,我国教育分配体制改革大大增加了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接受何种教育”替代“能否接受教育”成为当前大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在教育深层次不平等研究中,文化资本概念被引入,定位为一种促进教育再生产的中介因素,即基于特定资料,考察家庭如何培养文化资本,以及文化资本

如何进而影响个人的教育成就。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本质是文化本身,表现为那些能够用于区隔他人的信号,其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针对某一文化活动的参与和熟悉程度,也可以是针对某种文化资源的接触与获取,甚至可以是制度化的文化凭证。与传统以物质资源为导向的解释理路不同,文化资本将研究关注点转向与惯习、艺术、行动倾向和品位相关的文化因素^[1]。

文化资本是一种用于投资的资源,我国市场化转型导致教育竞争愈演愈烈,家庭焦虑不断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系统理论视野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实践及干预机制研究”(17ASH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B210207116)。

作者简介:赵晓敏,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王毅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城乡社会学。

^①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该调查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对象包括当学年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随后按年度进行追访,计划调查周期长达 30 年。该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从初中阶段开始、代表在校学生群体的全国性、持续性大规模追踪调查项目,在相关领域较权威且质量有保障。因当前仅有 13—14 学年基线数据和 14—15 学年追访数据对外公布,并且由于项目调整,14—15 学年及后续年份追访对象仅包括当时参加基线调查的七年级学生(不再对当时的九年级进行追访),同时本文也未涉及不同调查年份的变化和影响等方面,故仍选用了样本量较大的基线数据。来源:<http://www.cnsda.org/index.php?r=projects/view&id=72810330>。

升,进一步驱动他们以校外培训为特征的文化资本投资。《2019 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表明,我国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集中在 12000-24000 元和 24000-36000 元两个范围,其中 38.8%的家庭子女校外教育投入占年收入的两到三成。^①即便是“双减”以来的最强监管似乎也没有产生太大影响。《2021 年度关注国际化教育家庭调查报告》显示,90.4%的家庭表示不会降低课外班等教育消费^②。继家庭和学校之后,“校外培训”成为个体文化资本习得和教育竞争的第三场域,主要包括补习班和兴趣班,前者旨在通过提升阅读、写作甚至数学等具体学科上的能力和技艺,直接改变子女教育成就,即文化资本的认知效果;后者重在培养学生的惯习、艺术、品味等,以非学业的方式施加影响,即文化资本的非认知效果^[2]。

按照布迪厄观点,补习班和兴趣班参与都可以看作父母对子女文化资本的培养和投资,是家庭传递代际优势的重要手段,并在我国教育分层上留下了印记。不过如果没有教育系统改革,尤其是近年来的自主招生政策、“申请-审核”制和教育“双减”政策等,文化资本和教育(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可能实现。这些改革意在确保教育公平,但却创造了学校在资源、课程、教师质量方面的差异,也为家庭影响留下了空间——带孩子去校外培训^[3]。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文化资本理论框架考察当前我国家庭在“校外培训”场域中的文化资本投资类型及其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这对于理解文化资本在当代中国的阶层再生产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市场化下的家庭阶层地位与文化资本投资

文化资本是家庭内部的文化资源,我国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90 年代以来。第一阶段的分配受政治挂帅影响,主要以集体排斥为主,这一时期教育机会普遍增加且机会相对均等,削弱了优势阶层的教育再生产;第二

阶段大众教育开始向精英教育转变,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教育机会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共同增加,家庭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初现端倪;第三阶段市场化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渐加强,家庭的其他优势资源开始向教育资源进行转化,家庭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扩大^{[4][5][6]}。如今随着教育制度的稳定及教育市场的大规模兴起,家庭背景得以通过文化资本投资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

家庭作为教育竞争的基本单位,成为了教育再生产的轴心。国内外诸多研究证实,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有能力且更有意识对子女进行文化资本投资。在教育竞争十分激烈的东亚最为明显,日本和韩国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地位是影响其文化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倾向让孩子参加补习班以提升他们的学业表现^{[2][7]}。国内学者也发现,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家庭更倾向于对子女进行文化资本投资,呈现出阶层与城乡分化^{[7][8][9]}。

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使校外教育机会不再是稀缺资源,家庭可以用经济资源为子女换取校外教育机会,这使得家长在文化资本投资的竞争更为激烈,加剧了中产阶级育儿焦虑。家长投资的逻辑已经从“人有我有”转变为“人有我优”。父母对子女的校外投资日益增加,周六日补习主课,寒暑假培养艺术兴趣成了大部分城市儿童的真实写照,学生的假期安排已经成为教育再生产的一部分^[10]。家长对学生的培养也从课程内容延伸到了课程之外,艺术兴趣班因被认为能培养一些重要品质而受到家长特别是中上阶层家庭的青睐,这些品质和技能被家长认为可以提升子女的竞争力^[11]。同时家长认为孩子参与艺术兴趣培训的重点不在于学到什么,而是如何去学,学习的形式比内容更为关键,这被认为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十分有益^[8]。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重视文化活动,并且更愿意参与其中^[12]。据此,本文认为当前家庭文化资本投资,即学生在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参与上存在阶层分化,家庭背景较好的父母更乐意让子女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提出假设 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子女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的概率越大。

①《2019 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38.8%的家庭消耗年收入的 2-3 成》参见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16949601_120154811。

②《新一轮家庭教育报告:7 成仍坚定出国,双减不影响教育决策》。参见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87244440_120394108。

(二)作为文化资本投资的补习班、兴趣班与学业成绩

学业课程类的补习班在国际上被称作“影子教育”,是指学校之外的旨在提高学生学业表现,影响学生教育分配过程的一系列活动^[2]。影子教育的发展与国家教育制度及地区文化有很大的关联。绩效为主标准化考试的盛行,教育选拔的竞争原则,以及教育结果关乎未来的升学机会、职业和社会地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影子教育且使其在教育分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13]}。影子教育在东亚的发展尤为迅速,二十世纪末的日本,87%有大学期望的日本学生都有参加过至少一种影子教育,15%的二年级学生和28%的五年级学生已经开始参加影子教育^[8]。在韩国,影子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符号,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非实际的功能,参与影子教育成为缓解父母和学生教育焦虑的一种途径,在影子教育上投资更多的恰恰是那些考取名牌大学无望的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14]。

影子教育是否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还没有确切的结论,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对影子教育与学习成绩相关的研究存在无用论和有用论的两种说法。一些研究认为影子教育并不能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15][16]},一些研究则认为参加补习班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17][18]}。同时,影子教育内部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影子教育的效果受年级、科目、影子教育类型及学生个体因素等影响较大^{[19][20][21]}。本文认为,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班重在对学生平时学习的知识进行巩固,是课堂教育在校外的延伸,参与补习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能够提高学生的整体平均学业成绩,提出假设2a:补习班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已经成为解释教育再生产过程的经典理论,他认为学校并不是单纯为学生传授知识的中立场所,而是各种资本角逐的场域,拥有上层阶级惯习和文化品味的学生在学校更容易取得成功,因为学校更偏爱高地位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惯习^[22]。拉蒙特、拉鲁在布迪厄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学校是充满统治阶层经验的地方,将这种经验制度化并借以保持阶层优势是文化资本的关键^[23]。西方后续的经验研究也都基本证实了与高雅艺术相关的文化资本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那些父母经常陪着参观博物馆,参加艺术课程的学生有更高的学业表现,在

升入大学过程中也有巨大优势^{[19][20]}。

但文化资本的解释在东亚的研究却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日本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文化资本都可以发挥作用,参加艺术课程之类被认为是培养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并不会影响升学和最终的教育获得;书籍等被视作客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概念发生作用。中学老师在家访过程中如果感受到客观文化资本的存在,便会对该学生形成良好的主观判断,将其推荐至较好的高中,客观文化资本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发挥作用^[8]。韩国的研究证明了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反而不利于学生的学业成绩。韩国教育制度以标准化考试为主,家长及学生广泛参与影子教育且都在为标准化的考试而做准备,参与艺术类活动占用了学生大量时间,且所学内容与标准化的考试不相符,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7]。

父母投入的文化资本能否发挥作用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文化背景和教育制度^{[5][6]}。我国的教育制度以标准化考试为主,分数几乎是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标准化的考试制度重在使学生习得客观的自然知识,而非培养某一阶层的特殊文化。布迪厄笔下具有区隔作用的高雅文化资本在中国缺少了相应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国内家长对子女文化资本的培养并没有像拉鲁所述的一样被制度化,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别更多体现在经济上,没有在教养态度和惯习上形成分化^[24]。中产阶级对子女文化资本上的投资在于增加其人力资本提升教育回报,若发现文化资本并不能提升子女在学业上的竞争力,便会立刻放弃^[17]。鉴于参加艺术兴趣类的培训班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且与标准化考试的逻辑不符,本文认为父母在高雅艺术文化上的投资并不能改善子女的学业成绩。据此提出假设2b:兴趣班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三)文化资本的作用过程

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在不同国家区域会出现差异?简单从外部将其归结于教育制度文化差异显得过于简单,因此本部分试图从文化资本的理论链条中梳理出产生差异的原因。

学校是文化资本实践的重要场域,教师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布迪厄认为拥有文化资本的学生之所以在学校能有更好的学业表现,原因在于法语境下的学校是充满资产阶级惯习和

文化品味的地方,文化资本作为合法化的行事方式被学校和老师认可,作为符号去影响老师对学生的评价以提高学生的在校表现^[25]。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在本质上是作为一种关系概念发生作用^{[25][26]}。

沿着将文化资本作为关系概念的学者,本文重点关注文化资本对师生关系的影响。拥有文化资本的学生更能明白学校中潜在的“游戏规则”,习得的惯习让他们能在老师面前表现得更好,并且能和老师更加自信地沟通交流,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获得老师更多的积极评价^{[21][26][27][28]}。经验研究已证明教师更偏爱那些文化资本较多的学生,教师对学生在作业完成情况、学习努力程度上的评价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25][29]}。文化资本的此种机制被称作“教师选择效应”,教师选择效应的结果是改善师生关系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26]。

最近关于文化资本作用机制的经验研究则证明了其符号性的象征作用,即文化资本通过影响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从而因主观因素给予学生更高的成绩^{[8][27]}。可以说非标准化的学业评价标准,以及教师对学生所掌握文化资本的主观评价是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关键。

补习班和兴趣班作为家长对子女投入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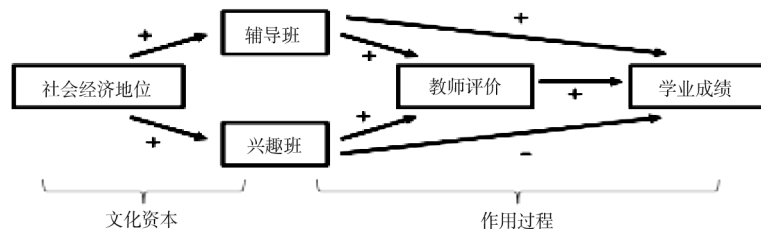


图 1 本文的逻辑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和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基线调查数据。该数据以2013—2014学年为基线,初中一年级(七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采用多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方法进行抽样。以全国随机抽取的28个县级单位为调查点。在县单位中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中的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

化资本,也会为学生带来更高的教师评价。补习班引起老师的高评价的逻辑主要是围绕课程和教学内容。学生参与补习班能巩固老师上课传授的知识,掌握答题技巧,在课堂上有更好的表现。兴趣班引起较高评价的原因则更符合文化逻辑,参与过兴趣班使学生掌握一些特殊的品质,这正是当前教师所欣赏的。

综上,本文认为父母在文化资本上的投资,无论是提高学业的补习班,抑或培养艺术爱好的兴趣班都能让学生获得老师的高度评价,且能通过老师的评价间接提高学业成绩,即老师评价在补习班/兴趣班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在此提出假设3: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学生都容易得到老师更高的评价(即使控制了学生成绩),且能通过老师的高评价提高学业成绩。

不过正如上述分析的文化资本作用的关键在于教师的主观评价和非标准化的考试制度。虽然补习班和兴趣班可能会提高教师对学生的主观评价,但教师并不能以此来判定学生的学业分数。也就是说,在标准化考试制度下,文化资本最终能否发挥作用更看重其是否与标准化考试的逻辑相一致,而非教师的主观评价。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入样,学生样本量为19487。由于本文需要的变量并无太多缺失,在用众数填补了相关变量以及对无效变量删除后,最终样本为19332人。

(二)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补习班和兴趣班采用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将参与了普通数学(不包括奥数)、语文/作文或英语课外补习的在补习班上赋值为1,没有参与的赋值为0;将参与绘画、书法、音乐/乐器、舞蹈、棋类、体育的在兴趣班赋值为1,其余为0。

学业成绩是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要课程的期中考试成绩均值。我们先将各科的成绩按

学校为单位进行标准化,让不同学校之间的分数有一定的可比性,然后取三者的均值来代表学生的学业成绩。

教师评价,将“老师经常表扬我”作为教师评价的代理变量,具体包括数学、语文和英语老师。学生是否同意数学、语文、英语老师经常表扬自己,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 1-5 然后相加获得 3-15 的连续变量,分值越大表示学生得到的评价越高。

2. 自变量

家庭阶层地位方面从父母教育水平、家长职业和家庭经济条件三个维度去衡量。父母教育水平以教育年限赋值设为连续型变量,取父母之

中的最大值^①。父母职业参照以往的研究对不同职业进行赋分,生成连续型变量并取父母之中的最大值^②。家庭经济条件选取父母问卷中的经济自评,从“非常困难”到“很富裕”分别赋值 1-5 生成连续型变量。

补习班、兴趣班和教师评价既是因变量也是核心自变量,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纳入了学生性别、年级、户籍、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特征变量及父母教育期望。考虑到教育市场的城乡不均衡及学校排名造成的差异,纳入了学校区位及学校排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N=19332)

变量名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习成绩	70.02	8.575	19.23	97.33
补习班(参加)	25.4%		0	1
兴趣班(参加)	32.3%		0	1
性别(男性)	51.5%		0	1
年级(九年级)	47.4%		0	1
户籍(非农)	45.2%		0	1
家庭结构(家庭完整)	75.9%		0	1
独生子女(是)	43.5%		0	1
家长教育期望	16.794	3.218	7	22
父母教育年限	11.06	3.088	0	19
父母职业	58.55	20.71	25	90
家庭经济条件	2.816	0.597	1	5
学校区位(农村)	18.1%		0	1
学校区位(城乡结合部乡镇)	30.7%		0	1
学校区位(城区)	51.2%		0	1
学校排名(中等及以下)	19.1%		0	1
学校排名(中上)	58.3%		0	1
学校排名(最好)	22.6%		0	1

(三) 研究步骤与模型选择

研究步骤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家庭经济地位对学生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影响,父母倾向于补习班还是兴趣班,以比较不同阶层家庭在两者选择上的差异。第二部分研究补习班和兴趣班的教育结果,其能否够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第三部分研究补习班和兴趣班对师生关系的影响,以及能否通过该路径影响学业

成绩,以检视拥有文化资本的学生能否获得老师更高的评价,并以此提高其学业成绩。

在模型选择上,考虑到父母对子女的文化资本投资存在参照群体和竞争效应^[28],且学生是嵌套在学校中的,故在研究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选择多层次 logit 和多层次线性模型以控制学校层面引起的差异。第三部分检验教师评价在兴趣班/补习班和学业成绩的中介作用选择 Bootstrap

^①父母教育水平赋值标准: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6)、初中(9)、中专/技校(11)、职业高中(11)、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

^②父母职业类型赋值标准参考《社会》2018年第6期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企业/公司中的高级管理人员(90),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80),技术工人(50),生产与制造业、商业与服务行业的一般员工(45),个体户(65),农民(30),无业、失业、下岗(25),其他(55)。

自抽样法。

第二部分估计补习班/兴趣班对学业成绩的效应,为了控制选择性偏误,获得更准确的估计结果,使结果有一定的因果推断意义,本文采用了倾向值匹配的方法。传统的线性回归在因果推断上存在较大局限,利用倾向值匹配可以控制由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问题,结论更符合因果推断。倾向值匹配的原理是让样本的数据结构更近似于随机试验,用反事实框架将样本设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使两者的可观测协变量的分布尽量相同。依据可观测协变量计算样本进入实验组的概率(倾向值),根据倾向值再将干预组和控制组匹配起来,通过比较已匹配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在因变量上的差异得到 ATT、ATE 和 ATU。ATT 为实验组的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U 为控制组的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Untreated),ATE 为总体的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具体模型如下:

$$ATT = E(Y_{1i} - Y_{0i} | D_i = 1)$$

$$ATU = E(Y_{1i} - Y_{0i} | D_i = 0)$$

$$ATE = E\{ (Y_{1i} | D_i = 1) - E(Y_{0i} | D_i = 0) \}$$

$D_i = 1$ 表示个体 i 参与补习班或兴趣班,为实验组个体, $D_i = 0$ 表示个体没有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为控制组个体。 Y_{1i} 表示个体 i 参与补习班或兴趣班的学业成绩, Y_{0i} 表示个体没有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下的学业成绩。 $E[Y_{1i}(D_i = 1)]$ 是实验组个体的平均学业成绩,是可以观察到的, $E[Y_{0i}(D_i = 1)]$ 为实验组个体如果没有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下的平均学业成绩,是不能被观察到的,是反事实结果。匹配后的分组可以近似看作随机抽样以得到补习班/兴趣班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四、分析结果

(一)文化资本投资的家庭阶层差异

补习班和兴趣班是家庭文化资本投资的两种类型,表2是影响这两种家庭文化资本投资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M1 和 M2 的结果显示,学生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存在显著的性别、户籍、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家长教育期望与学校区域差异。其中女生、非农户籍、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完整、学校位于城区的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参与率更高,但家长教育期望在补习班和兴趣班的作用上却相反,家长教育期望有助于学

生参与补习班,却不利于参与兴趣班。兴趣班的参与存在年级、学校排名的差异,低年级的学生和学校排名较为靠前的学生参与兴趣班的概率更大。

表2 补习班与兴趣班参与影响因素的多层次模型

变量名	补习班	兴趣班
	M1	M2
性别(男=1)	-0.249*** (0.036)	-0.324*** (0.035)
年级(九年级=1)	-0.016 (0.036)	-0.532*** (0.036)
户籍(非农=1)	0.175*** (0.044)	0.090* (0.044)
家庭结构(完整=1)	0.129** (0.047)	0.118** (0.045)
独生子女(是=1)	0.151*** (0.043)	0.052 (0.043)
家长教育期望	0.044*** (0.006)	-0.011+ (0.006)
家长教育年限	0.032*** (0.008)	0.089*** (0.008)
家长职业地位	0.008*** (0.001)	0.011*** (0.001)
家庭经济条件	0.171*** (0.035)	0.177*** (0.034)
学校区位(农村为参照)		
城乡结合部乡镇	0.316 (0.225)	0.126 (0.111)
城区	0.969*** (0.222)	0.316** (0.111)
学校排名(中等及以下为参照)		
中上	0.128 (0.201)	0.284** (0.099)
最好	0.185 (0.263)	0.386** (0.128)
常数项	-3.755*** (0.269)	-3.323*** (0.180)
N	19332	19332
Log-likelihood	-9878.297	-9990.934

注:显著性水平:+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在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上,家长教育年限、家长职业地位与家庭经济条件都能显著影响学生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具体来说,家长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学生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的概率分别是原来的 1.093 倍($e^{0.089}$, $p < 0.001$)和 1.032 倍($e^{0.032}$, $p < 0.001$),职业地位每提

高一分,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的概率分别是原来的 1.011 倍($e^{0.011}$, $p < 0.001$)和 1.008 倍($e^{0.008}$, $p < 0.001$),家庭经济条件每提升一个单位,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的概率分别是原来的 1.194 倍($e^{0.177}$, $p < 0.001$)和 1.186 倍($e^{0.171}$, $p < 0.001$)。虽然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都有积极作用,但其对兴趣班的影响更大,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维度在参与兴趣班的系数上都大于补习班。对比系数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家长教育年限相较于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职业地位对学生参与兴趣班有着更大的作用,其系数是原来的 2.78 倍(0.089/0.032)。这与迪马乔在西方的研究相同,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注重培养高雅文化和参与文化活动。假设 1 得到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兴趣班和补习班在年级、家长教育期望和学校排名上的差异。父母教育期望能显著提高学生参与补习班的概率,但对兴趣班却有着抑制作用,九年级学生相对于七年级学生参与兴趣班的概率更低。这两点可以说明家长文化资本投资的逻辑,他们并不把参与兴趣班当作提升学生学业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对子女教育期望越高,反而抑制了对兴趣班的参与;九年级学生参与兴趣班的概率是七年级的 0.588 倍($e^{-0.532}$, $p < 0.001$),说明家长并不想在升学的关

键时期让兴趣班占用子女大量的学习时间,仍以学业为主。兴趣班的参与存在学校排名差异,排名中上的和最好学校的学生相对于中等及以下学校的学生参与兴趣班的概率更高,说明排名较好的学校不仅对学生有学业上的要求,也注重艺术兴趣等其他非学业能力的培养,这是否会产生新的教育不平等也是值得未来探讨的问题。

(二) 补习班/兴趣班的教育结果差异

为了估计补习班/兴趣班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本文采取了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匹配时纳入的协变量有:性别、年级、户口、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家长教育期望、父母教育程度、职业地位、经济条件、学校区位以及学校排名。在进行倾向值匹配之前,先进行了不同匹配方法的匹配效应检验(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域检验,验证是否满足倾向值匹配的条件独立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域假设。结果显示协变量在匹配后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共同支撑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由于结果上差异不大且受篇幅的影响最终只采用和汇报了最近邻匹配的结果。匹配效应的检验展示在表 3 中,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分布展示在表 4 和图 2 中,结果表明倾向值匹配得到的结果较为可靠^①。

表 3 兴趣班/补习班的匹配效应检验

兴趣班匹配效应检验						
匹配方法	Pesudo R ²		LR chi2		p > chi2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最近邻匹配(n=3)	0.078	0.001	1700.40	7.79	0.000	0.857
半径匹配(0.01)	0.078	0.000	1700.40	1.41	0.000	1.000
核匹配	0.078	0.000	1700.40	2.36	0.000	0.999
补习班匹配效应检验						
最近邻匹配(n=3)	0.129	0.001	3142.15	14.91	0.000	0.313
半径匹配(0.01)	0.129	0.000	3142.15	5.23	0.000	0.970
核匹配	0.129	0.000	3142.15	5.81	0.000	0.953

表 4 兴趣班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名	匹配状态	均值		偏误下降(%)	t 检验	
		实验组	控制组		T	P
性别	匹配前	0.463	0.532	87.0	-8.37	0.000
	匹配后	0.463	0.472		-0.89	0.372
年级	匹配前	0.383	0.505	90.6	-14.89	0.000
	匹配后	0.383	0.394		-1.17	0.241

①出于篇幅考虑,这里只列出了兴趣班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和倾向值拟合分布图。

变量名	匹配状态	均值		偏误下降(%)	t 检验	
		实验组	控制组		T	P
户口	匹配前	0.588	0.406	99.4	22.46	0.000
	匹配后	0.588	0.589		-0.11	0.909
家庭结构	匹配前	0.797	0.746	75.4	7.14	0.000
	匹配后	0.797	0.809		-1.54	0.123
独生子女	匹配前	0.540	0.400	95.5	17.32	0.000
	匹配后	0.540	0.547		-0.63	0.527
家长教育期望	匹配前	17.153	16.671	96.6	9.08	0.000
	匹配后	17.153	17.173		0.27	0.790
父母教育程度	匹配前	12.318	10.626	99.5	34.15	0.000
	匹配后	12.318	12.326		-0.13	0.900
父母职业	匹配前	66.181	55.953	98.6	30.60	0.000
	匹配后	66.181	66.326		-0.35	0.729
家庭经济条件	匹配前	2.931	2.777	99.7	15.64	0.000
	匹配后	2.931	2.931		-0.04	0.967
学校区位(城乡结合部乡镇)	匹配前	0.241	0.330	98.5	-11.73	0.000
	匹配后	0.241	0.242		-0.16	0.874
学校区位(城区)	匹配前	0.644	0.467	96.0	21.65	0.000
	匹配后	0.644	0.651		-0.74	0.460
学校排名(中上)	匹配前	0.572	0.587	53.3	-1.74	0.081
	匹配后	0.572	0.579		-0.67	0.506
学校排名(最好)	匹配前	0.304	0.199	98.6	15.17	0.000
	匹配后	0.304	0.305		-0.16	0.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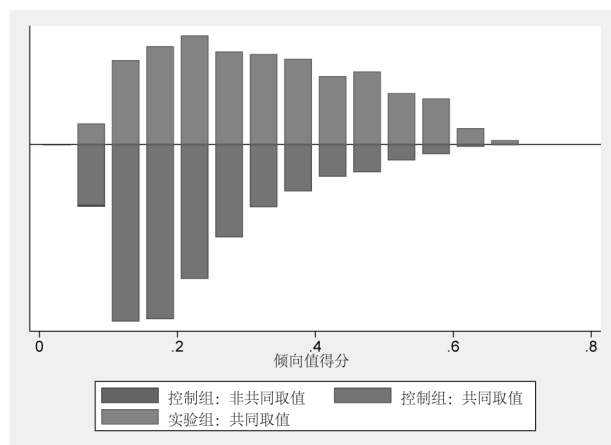


图 2 兴趣班倾向指数拟合值的分布

为了得到补习班/兴趣班 ATT、ATU、ATE 的稳健估计,利用 Bootstrap 进行了 500 次的重复抽样,结果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结果展示在表 5 中。结果显示参与兴趣班对学业成绩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补习班则对学业成绩有正向作用。兴趣班和补习班的 ATT 系数分别为-1.094 和 0.698,表示参加了艺术兴趣班的学生在平均学业成绩上要减少 1.094 分,参与补习班的学生

在平均学业成绩上会高出 0.698 分;ATU 系数分别为-1.347 和 1.088,表示没有参加兴趣班和补习班的学生如果参与了兴趣班和补习班,平均学业成绩可能会分别降低 1.347 分和提高 1.088 分;ATE 的系数分别为-1.283 和 0.962,表示兴趣班对所有学生学业成绩的平均影响效应为-1.283,补习班对所有学生学业成绩的平均影响效应为 0.962 分。

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 2a 和 2b。家长对子女艺术兴趣课程类的文化资本投资并不能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反而会降低子女的学业表现。原因在于对艺术类文化资本的培养内容不符合标准化考试的内容,不能增加与考试相关的知识储备和考试答题技巧,并且需要消耗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补习班的特点与课程学习内容和考试方式相一致,参与补习班使学生在标准化的考试中获得收益。这与文化资本在东亚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重在培养艺术兴趣和高雅文化的文化资本在遇到以标准化考试为主,且教师的主观评价并不能主导学生学业成绩的教育体系时,其理论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

表 5 兴趣班/补习班对成绩的影响

参数	兴趣班				补习班			
	系数	自助标准误	Z 值	P 值	系数	自助标准误	Z 值	P 值
ATT	-1.094	0.190	-5.77	0.000	0.698	0.183	3.81	0.000
ATU	-1.347	0.198	-6.81	0.000	1.088	0.188	5.80	0.000
ATE	-1.283	0.173	-7.41	0.000	0.962	0.155	6.22	0.000

(三) 教师评价的中介作用

表 6 的结果显示了学生参与兴趣班/补习班对教师评价的影响,学生成绩可能是影响教师对学生评价及师生关系的重要因素,本部分的模型中将学生的平均成绩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结果显示学生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均会影响到老师对学生的评价。模型 M3 显示学生平均成绩每提高一分,老师的评价会提高 0.03 个单位($p < 0.001$)。

模型 M4 和 M5 分别纳入兴趣班和补习班,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的学生在老师评价上会增加 0.369 个单位($p < 0.001$)和 0.268 个单位($p < 0.001$)。模型 M6 中将兴趣班和补习班同时纳入,其结果仍在 0.001 水平上显著,且学生成绩的系数从模型 M3 到 M6 都比较稳定,不受兴趣班和补习班的影响。换言之,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对师生关系的影响可能并非通过影响成绩实现的。

表 6 教师评价的多层次模型

变量名	教师评价			
	M3	M4	M5	M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学业成绩	0.030 *** (0.003)	0.031 *** (0.003)	0.029 *** (0.003)	0.030 *** (0.003)
兴趣班		0.369 *** (0.048)		0.343 *** (0.048)
补习班			0.268 *** (0.052)	0.228 *** (0.051)
常数项	3.447 *** (0.278)	3.421 *** (0.278)	3.546 *** (0.280)	3.507 *** (0.280)
N	19332	19332	19332	19332
Log-likelihood	-43953.405	-43912.633	-43932.254	-43897.440

注:显著性水平: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通过模型 M4 到 M6 的对比可以看出,在老师评价方面兴趣班的作用要大于补习班。兴趣班系数为正表明学生参加兴趣班会以增加某种特殊品质的方式让其获得了更高的老师评价,拥有良好的师生关系。从侧面也说明了文化品位的作用开始在国内校园凸显,正在独立于成绩之外形塑老师对学生的评价与师生关系。为了进一步稳健结果以及探究文化品位的作用机制,本文将语文、数

学和英语老师的评价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探究文化品位对其影响,结果显示参与兴趣班对语文和英语老师评价的影响更大^①。语文和英语课不同于数学,其形式多样,标准化的内容较少且有更多的师生互动,学生也可以借此展现艺术特长以获得老师的偏爱。数学课更考验学生对数学公式及学生对标准化知识的掌握,学生的艺术特长和品味在数学课上的发挥空间有限。

表 7 教师评价的中介作用

兴趣班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类型	系数	自助标准误	Z 值	P 值	95%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103	0.019	6.98	0.000	0.074	0.132
直接效应	-1.380	0.139	-9.96	0.000	-1.652	-1.108
间接效应占比(%)	8.06					
补习班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	0.080	0.013	6.28	0.000	0.055	0.104
直接效应	0.818	0.133	6.13	0.000	0.556	1.080
间接效应占比(%)	8.86					

①受限于篇幅未将回归表格展示在文中,若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得详细结果。

表7最后检验了教师评价在兴趣班/补习班与学业成绩上的中介作用。学生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的直接效应与之前的论述相同,兴趣班对成绩有负向影响,补习班对成绩有正向影响,不过两者均通过教师评价这一中介变量对成绩产生正向影响。假设3得以证实。

补习班的直接效应与教师评价的中介作用符号相同,间接效应占比8.86%,说明学生参与补习班对成绩的影响有8.86%是通过老师对学生的评价这一路径实现的,可能的解释是老师的评价和表扬会激发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让学生更努力地学习提高他们的标准考试得分。兴趣班所引起的中介效应为0.103,间接效应占比为8.06%,但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符号相反,这一现象被称作遮掩效应^[30]。说明参与兴趣班虽然可以通过教师评价这一途径去提高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但因兴趣班产生的知识及运作逻辑与标准化考试制度不相符而被遮掩。此结果也说明在标准化考试为主的教育体系下,艺术品位关系导向的文化资本的作用被严重限制。

五、结论与讨论

校外培训已经成为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缓解家长焦虑,进行文化资本投资,维护教育竞争优势和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本文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为支撑,探究了该场域中父母对子女投资的两种主要类型,即补习班和兴趣班参与及其教育影响,借此来回应文化资本理论。

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学生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的概率更大,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中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学生参与兴趣班的作用更大。家长对兴趣班和补习班的参与秉承着不同的逻辑,对补习班的投资目的在于学业回报,对兴趣班的参与则不针对学业回报,而在于培养特殊的品格以及增加其他方面的竞争力,是一种“人有我优”的培养逻辑。补习班可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兴趣班却不能提高子女学业成绩,原因在于对艺术兴趣爱好的培养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所学内容与考试内容不一致,这会使学生在以标准化成绩为主的考试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过参与兴趣班和补习班都可以让学生受到更高的老师评价,且可以通过该路径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但兴趣班的中介效应被以标准化考试为主的教育体系所遮掩,总效

应不利于学业成绩。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文化资本投资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并不都是正向的,在培养艺术爱好的兴趣班上的投资并不是造成以学业成绩为表征的基础教育阶段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方式。一方面是父母对兴趣班的投资并不以直接的教育回报为目的,具体表现在父母教育期望并不能提高子女参加兴趣班的概率,在子女面临升学时,参与兴趣班的几率会显著减少;另一方面,参与兴趣班并不能提高学业成绩。培养艺术品位的文化资本在以标准化考试为主的教育制度体系下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与文化资本在东亚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不能认为对学生兴趣爱好及艺术品位的培养是无用的,虽然其不能提高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但却能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老师偏爱,拥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无疑非常重要。已有研究表明,掌握艺术类的文化资本能使学生在大学阶段获得更高的社会成就^[29],若文化资本在以标准化考试制度的教育系统内的解释力度存在一定局限的话,那么将文化资本的研究扩展至其他社会分层的机制中也是未来的讨论方向^[8]。

研究结论值得我们对文化资本这一理论在我国教育再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反思。首先,并非所有文化资本都在我国的教育系统内被制度化。布迪厄及拉蒙特和拉鲁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被学校和教师认同的合法文化,其关键在于制度化和排斥。一旦文化资本被制度化,意味着家庭认为追求文化资本是获得高教育成就的关键,会加大对文化资本的投入以获得教育回报,这在西方的研究中已被证实。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家长并不把艺术类文化资本的投资作为追求教育回报的手段,这类的文化资本也并未在我国制度化。在学生处于升学阶段时,这类文化资本会毫不犹豫被家长舍弃。其次,文化资本能否进行教育再生产,教育制度体系与文化背景是关键。文化资本只有与教育体系内的选拔逻辑相一致,才能在教育再生产中发挥作用。东亚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及本文的结论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最后,在使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阐述教育再生产时,要依据其作用方式将文化资本分类,这样不仅能理清文化资本和教育再生产的逻辑关系,同时也能丰富文化资本在不同情境下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 [1] 胡安宇.文化资本:何以文化,何以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21(2):103-117.
- [2] 胡安宇.文化资本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2017(1):64-71.
- [3] Xie.Desirability, Technical Skills, and Misrecognition: Cultural Capital and Rural Students' Social Integration in Elite Chinese Universities[J].Poetics, 2022,92(Part B):1-11.
- [4]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4):97-109.
- [5] 吴晓刚.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J].社会,2009(5):88-113.
- [6] 洪岩璧,钱民辉.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64-76.
- [7] 刘保中.“扩大中的鸿沟”:中国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状况与群体差异比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6-24.
- [8] 丁小浩,翁秋怡.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3):130-142.
- [9] 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3):47-69.
- [10] 丁百仁.教育再生产的双重逻辑——以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假期活动安排为例[J].教育与经济,2019(1):87-96.
- [11] 田丰,杨张毓宇.钢琴无用:上海中产阶级家长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J].中国研究,2019(2):95-112.
- [12] DiMaggio P, Mukhtar T. Arts participation as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2 - 2002: Signs of decline? [J].Poetics,2004, 32(2):169-194.
- [13] Turner R H.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6):855-867.
- [14] Lee S, Shouse R C. The Impact of Prestige Orientation on Shadow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1,84(3):212-224.
- [15] 孙伦轩,唐晶晶.课外补习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估计[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1):123-141.
- [16] 李佳丽,胡咏梅.谁从影子教育中获益?——兼论影子教育对教育结果均等化的影响[J].教育与经济,2017(2):38-45.
- [17] 薛海平.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社会再生产[J].教育与经济,2016(2):32-43.
- [18] 李波.教育补习真的有效吗?——基于学业表现和非认知发展的视角[J].北京社会科学,2018(6):38--47.
- [19] DiMaggio P.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2, 47(2):189.
- [20] Aschaffenburg K, Maas I.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4):573-587.
- [21] Ainsworth-Darnell J W.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and Achievement Returns[J].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9,72(3):158-178.
- [22] Bourdieu P. The School as a Conservative Force: Scholast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M].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Eggleston, London: Methuen,1974:32-46.
- [23] Lamont M, Lareau A.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J]. Sociological Theory,1988,6(2):153-168.
- [24] 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4(4):73-93.
- [25] Farkas G.Human Capital or Cultural Capital? Ethnicity and Poverty in an Urban School District[M].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6:39-56.
- [26] Kalmijn M, Kraaykamp G.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ing: An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6,69(1):22-34.
- [27] Mikus K, Tieben N, Schober P S.Children's convers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to educational success: the symbolic and skill-generating functions of cultural capital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20,41(2):197-217.
- [28] 周东洋,吴愈晓.教育竞争和参照群体——课外补习流行现象的一个社会学解释[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4-97.
- [29] 谢爱磊,匡欢,白杰瑞,刘群群.总体性文化资本投资与精英高校城乡学生的社会适应[J].高等教育研究,2018(9):30-36.
- [30]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6(2):731-745.

[责任编辑:李桃]